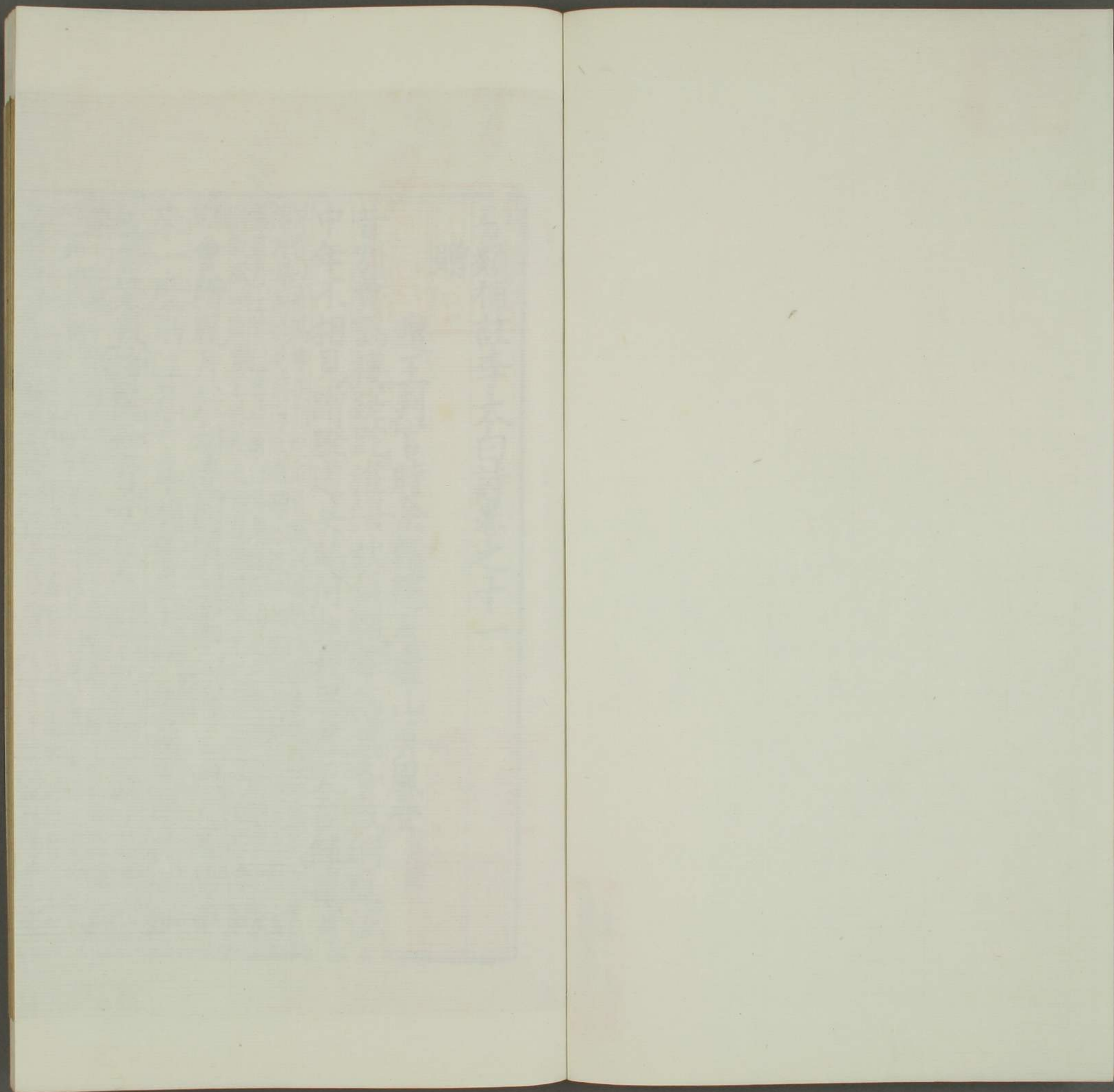


特
門 18
號 3412
卷 14

昭和三年一月八日寄
近藤潤治郎氏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昔別黃鶴樓蹀躞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

中年不相見躑躅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

見相會稽風月好却遠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

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

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

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
溪在州東南王羲之曰行山陰
道上如鏡中遊江陵有章華臺
陽雲臺皆楚王所建荆州記郡
西南岸有山名荆門在今荆門
軍諸宮故事曰庾信因亂歸江
陵居宋玉故宅其賦云誅茅宋
王之宅梁苑鄒枚事見前陶潛
詩知音苟不存阮籍詩梁王安
在哉士贇曰南史周捨傳今夕
止可談風月禮記樂



記唯君子唯能知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
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

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

去永與海鷗群齊賢曰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

盜指祿山慶緒鄭玄毛詩芟木葉槁得風乃落屏風疊在廬山士贊曰後漢光武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魏辛毗傳迅風之振秋葉晉更聞檄石虎文曰猶烈火之焚秋蓬衛懿之掃落葉也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海鷗事並見

注二卷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

虜箭兩宮闕皇輿成播遷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

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元宗幸蜀士贊曰劉琨詩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後漢書臧宮等贊曰電掃群孽風行巴梁晉書紀史臣論曰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袁紹傲曰操持部從七百圍統宮闕晉書桓玄殷仲文論曰檣延宮闕楚辭恐皇輿之敗績晉武帝紀曰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盧諶詩王 英王受廟

畧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

人弛張在一賢齊賢曰盧子諒詩弛張使我數十贊曰英王指

冲曰謝安有廟堂之量而不開將畧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儀也按禮記王制賜諸侯斧鉞然後誅上林賦拖霓旌靡雲旗張平子東都賦龍輅充庭雲旗拂霓戟門戟也按唐開元禮郡王嗣王帶職事二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幡帶每副二十四條以五色物充禮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弛以弓弩喻人也又孔子家語一弛一張後漢書曰王常初起兵號下江一賢

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

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齊賢曰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

間也謝玄暉辭隨王子隆歲日契閣戎旃從容燕語左傳云宴語之不酬應劭曰船上建樓曰樓船燕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士贊曰後漢周舉傳曰昔晏子曰河伯以水為城國應損詩 卷身編蓬下

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

誓欲清幽燕齊賢曰尚書大傳子夏居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

生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東方朔曰非有先

日南史劉裕曰不復能於車間求活吳越春秋楚王作劍三枚一曰

龍泉一曰太阿三曰王市晉張華傳華令雷煥掘豐城獄基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得劍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而已莊子曰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諸侯天下服矣晉祖逖傳誓清中原

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

連齊賢曰謝萬曰四座皆猛將太史公自叙遷為太史令細石室金匱之書漢志昂為旄頭胡星也士贇曰張景陽詩顧謂四座質陸機詩不惜微軀退又軍沒微軀捐鮑照詩捐軀報明主晉仲連事見二卷

贈武十七諤 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本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閒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

君為我致之輕齋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齊賢曰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要離事見前卷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楚辭猛犬宿宿而迎吠方關深閉而不通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其母搏類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士贇曰鄒陽書曰精誠變天地班彪王命論精誠通于神明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鄧攸傳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楚辭願輕舉而遠遊趙景真與嵇茂齊書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易曰精氣為物遊竟為變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禽同奔而越在東魯今托武諤以致之輕齋涉淮者囑付之辭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一不幸竟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東之語也

贈問丘宿松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

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

齊賢曰簡文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

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後漢周章曰剖符大臣千里重任揚輝書曰是日也拂衣而喜

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

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

巢遷人返躬耕

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士贊曰江淹詩誰能則幽微班固實賦曰仲尼抗浮雲之志漢書贊

秦滅六國而工古遺烈掃地盡矣任彥升策秀才文曰衣冠何慙禮樂掃地無餘鮑照詩春風掃地起蜀志諸葛亮躬耕南陽

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一賢名

齊賢曰呂氏春

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今單州碭郡單父縣尚有琴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為彭澤令今江州彭澤縣是也士贊曰平書陳留阮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班固典引烏奕乎千載揚子流千載之英聲

獄中上崔相渙

士贊曰南豐先生叙曰明皇幸蜀永之璘軍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驗治以為罪薄宜貫而若

愚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曰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

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龍列宿繁成行

士贊曰鄒陽上吳王書曰胡馬遂進窺於邯鄲陸機詩胡馬如雲屯尚書血流漂杵戰國策綴甲勵兵効勝於戰場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廣虛廣生宇宙宙生元氣後即韻傳助順元氣含養庶類陶潛歸去來辭載欣載奔魏志曹植傳文德昭則可以致時雍夔龍也傳玄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雪泣拜天光

齊賢曰漢書四皓詩太子入宴高祖顧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兩

大陽元宗肅宗士贊曰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晉天文志日為大陽之宗人君之象抱朴子辯問篇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莊子發乎天光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

余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

齊賢曰宣秉拜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京師曰三獨坐禮記賜鈇鉞然後征士贊曰東漢書范滂為
詔使登車攢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詩彤弓注曰凡諸侯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陶潛命子詩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九江皆渡虎

三郡盡還珠齊賢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嘗募設陷穿
均曰虎豹在山龜鼈在水各有所託今為民害咎

在吏殘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
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
海出珠珠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貨乘糧食先時守宰多貪穢詭人
貪求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
敝曾未歲餘去珠復還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

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齊賢曰左傳楚子重

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倭甲成組文被練袍唐秋浦錄地州士贊曰
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晉禿髮烏孤載記論曰侯月滿而窺兵按史記匈奴傳其俗
舉事而候星日月壯盛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此言月滿欲平胡因
動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
漢書匈奴傳匈奴地寒殺氣早降漢書李廣傳上曰將軍者
之瓜牙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後漢賈復傳光武曰賈督
折衝千里之威顏延年赭白馬賊暨明命之初基盤九區而率順
服也區九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

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子遇白猿試

黃石公三畧即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注謂曰鯨鯢曰鯨
左氏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劇孟見上注士贊曰劍術字出史荆
軻傳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劍術之
術也兵符出史魏公子無忌傳請如姬盜晉都兵符漢書文帝紀初
與郡國為鉅虎符注應邵曰銅虎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台符符合乃聽受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
郡國左傳敢不良圖
左思詩夢想騁良圖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

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二

侯立紅陽侯根由陽侯逢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西征
賦窺七貴於漢庭注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
與李陵未嘗搗杯酒接慙慙之歡呂氏春秋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
列子陳駢陽朱孫臆王廖倪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士贊曰南
史張充與王儉書曰實由氣岸踈疑情塗猶階
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夫子紅顏我少
年意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

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齊賢曰謝眺詩獻納雲臺

表章華臺見前注士寶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戰漢書陸弘少時好聞雞走馬曹植詩名都多嫵女京洛出少年聞雞東郊道走馬長

檄聞班固西都賦序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詩式歌且舞劉安招隱賦曰攀援桂枝芳聊淹留後漢

書實融拔起風塵之中 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

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齊賢曰桃李山也正觀十六年置夜郎麗皋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士寶曰子見

以桃李向明開為公卿歸祿山非也太白詩意是指同時齊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李我獨曹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詳觀末句詩意顯然儻如子見所言殊失大體金雞放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紱五十佩銀章

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齊賢曰魏文帝典論東平劉楨字公幹曹植詩南國多佳人易朱紱

方來毛詩二百赤帝朱帝斯皇漢儀銀印皆龜紐其文曰草莊子朝受命而夕飲亦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朱買臣傳上拜

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我謝明

主衡哀投夜郎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為銅官治華陽國

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士寶曰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荀子米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鮑照詩投軀報明主

歸家酒債多門客祭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齊賢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合絕曠身摧藏光武指耿弇曰是我此道主人毛詩明發不寐屈原漁父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士

寶曰史平原君傳士不外素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宋樂志羅列自成行魏文帝著大宗論曰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闕步高談無危懼之心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孔融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過雅可玩而誦陸機詩高談一何綺又四坐咸同志晉孝武紀論曰肆一醉於崇朝

飛千觴於長夜論語子曰亦之適齊也東肥馬衣輕裘又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劉琨詩云慷慨窮林中抱膝獨

藏

賈臣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士寶曰陶潛開情賦承華首之餘芳史溥子髡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禮記五十而爵又五十命為大夫又五十艾服官政銅官幾萬人晉王渾等傳論孫氏奄有水鄉陸機詩余固水鄉士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蕭灑

齊賢曰謝安石事見前卷注孟子共水橫流北山移文蕭灑出塵之想士賢曰晉列女傳論橫流在辰南史樂志旦暮有橫流波

賢有卷舒李葉輕風雅正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

曰何敬祖詩懸象洪卷舒論語審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毛詩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士賢曰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

毛義詩註葉也李葉季世也詩云彼何人斯魏志十五年下令曰

遇知音者乎陶潛詩舉世無知音上有一劉龍

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

齊賢曰史記秦伐韓軍武安西鼓謀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士賢曰書曰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周禮春官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漢中屠剛策曰所以安宗廟

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

齊賢曰漢書賈誼為博士天

陽侯馮敬之屬蓋害之天子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任賢曰賈誼傳賈誼弱冠登朝李尋傳災異對曰初出君登朝史田叔傳曰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又扁鵲傳問必有言也語周任有言曰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意謂劉若登朝而

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如賈生之宣室召回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

齊賢曰韓非子曰解其長劍王子淵頌曰水斷蛟龍陸割犀兕廣異記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有胡求買遂酬百萬冠明日持直取劍會

夜佳月士人與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價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劍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鏡至取劍視之咄曰劍光已盡不復

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鏡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說其事士賢曰莊子去其危冠解其長劍

史扁鵲傳曰臣未嘗得望精光

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

齊賢曰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吳真翻以罪墮交州時帝遣周賀東海之遠東從公孫淵求馬翻

勞歌寄此辭

齊賢曰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吳真翻以罪墮交州時帝遣周賀東海之遠東從公孫淵求馬翻

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田豫所擊帝聞始思翻言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薄

詩曰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南史陶潛傳論曰乘道匿輝不屈其志諸葛亮出師表曰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陸機詩慷慨惟平

生士賢曰世說周處嘆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
韋太守良宰

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

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
金闕史記方士言黃帝時為五城
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
居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士贊曰史王又優傳結髮游學漢書霍光結
髮內侍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抱朴子丹砂服之令人
飛行長生史李斯傳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九十六聖

君浮雲掛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

略將期軒冕祭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

齊賢曰自秦
始皇至唐元
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三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
吾敬劉玄德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左傳服冕乘軒
司馬遷書曰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士贊曰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班固典引仲尼抗浮雲之志史贊曰布提空名以鄉楚南史宋
書張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孟子曰爭地以戰爭城以戰班固答
賓戲曰七雄虺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
賤陶潛感士不遇賦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莊子古之所謂
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

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
窮呼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江淹別賦曰遷客海上

學劍翻自哂為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

齊賢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
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士贊曰晉
書張華嘗謂陸機曰人之為
文學患才少而子患更多

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

齊賢曰史世家霸王上棘門如兒戲耳
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步彼北
邱兮意顧覽帝京兮意宮室崔嵬兮意人之無良兮意遼遠未央兮
意肅宗聞而非之後漢賈彪志節慷慨士贊曰潘岳詩欲去復不忍

聚遊處悲歌慷慨嘆君侗才標舉冠群英開筵引祖

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

意白日落昆明

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驃騎
亭謝安建易言不盡意漢武欲征昆明夷為有
填河乃鑿昆明池始製樓船以習水戰因名士贊曰漢朱雲傳好個
儻大節孫綽傳贊曰彬彬藻思卓冠群英鮑照詩祖帳揚春風書有
苗弗率汝徂征漢志二馬
歌籥浮雲左傳歌鍾二肆

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君王

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

不得語却欲棲蓬瀛

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東都賦戈鏃其

採訪使仍領平盧軍又拜雲中太守其後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
後人皆知其必叛而明皇不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
其禍而志猶不能已士贊曰揚雄曰獵賦喚若天星之羅晉桓玄傳
論曰乃至子戈掃地炎冷滔天郭璞江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木華
海賦噓吸百川洗滌淮漢又魚則橫海之鯨吹滌則百川倒流騁古
詩脈脈不得語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

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僮再生于今亦

奔亡齊賢曰楚辭挾長矢兮射天狼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

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戰國策郭隗對燕昭
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二
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
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能而馬
馬今至矣於是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
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
往士爭湊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燒其宮室宗廟列子
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士贊曰鮑照詩彎弧不解張又舍歌
攬涕恒抱愁史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未嘗不呼天也楚詞國無人兮
莫我知兮張衡西京賦乃奮而騰驤史燕世家燕昭王於破齊之後
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士爭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為

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

陶然卧羲皇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陶潛云高田

肅之儀蓋穆穆之禮彈瑟康琴賦華堂曲宴密友近賓後漢書紀曰
郎官出宰百里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

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

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齊賢曰招魂云士女雜坐亂而

齊賢曰假食既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士贊曰陶潛歸去來詞引壺
觴以自酌漢酈食其傳賢豪不敢後宋南平王台約舞曲曰佳人舉
袖耀青瑩宋書志樂歌曰羅列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

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

齊賢曰疏唐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月賦隔千里

芳共明月曹子建詩榮枯立可須士贊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阮

籍詩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在位二百石以上

一切滿秩加真選古詩兩宮遙相望程曉女訓曰春榮秋枯自然之

上將軍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於外燕兵入至臨淄盡取齊寶貨

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宮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至于今稱之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至于今稱之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至于今稱之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至于今稱之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至于今稱之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至于今稱之

理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

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

罪王贊曰晉符堅載記論曰兩京殄覆九土分崩又曰晉室曹孽胡

又河洲多沙塵風黃雲起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晉書八公山草

木皆為晉兵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又李秋是月也草木黃

落魏文帝詩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

舒長戟二十萬開門納克渠公卿如大羊忠謹醞與

道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齊賢曰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

時哥舒翰病廢在家上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并高仙芝舊

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上遣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

逆宜無備必羸師以誘我楊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更趣之翰無備

軍會戰乾祐伏兵於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潼關執翰

以東上幸蜀至馬嵬父老道留太子計賊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

于朔方晉書桓溫嘆曰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任其責士贊曰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西京賦曰仰福帝居

孫子兵法曰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齊桓宗祖少學窮

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曹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

飲食若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晉帝紀論曰擾天下如驅羣羊舉

二都如於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李陵書曰昔蕭樊

囚執韓彭趙醢五臣文選范曄後漢書一十八將傳論曰蕭樊

終見趙醢帝子許專征兼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

擁能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

冠終古齊賢曰帝子指永王瑊事見八卷注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魏如熊如熊王贊曰南史梁元帝初封湘東王侯景陷建業長史王

冲等拜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於天

下為不賤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專征兼旄見前

註記樂記世事民之風雨也列子飄風暴雨不終朝隋高炳竭誠盡

節以天下為己任莊子云然僕卧香爐頂食霞漱瑤泉門

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蒲旌旛空

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

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

末王舟師也周禮祈羽為旛通帛為旛樓船見前王贊曰漢點布傳

畏空王名鄉楚魏書載曹公曰昔趙奢寶武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

朝散之陶潛詩吁嗟身後各於我若浮煙左
思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群五湖見一卷
夜郎萬里道西上

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
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齊賢曰選古詩思君令
人老良牧韋江夏也士

漢重仲舒策殊方萬里史李斯傳秋霜降則草枯落記孔子問
居曰日月無私照張蘊古大寶歲大明無偏照班固賓戲桓忽荒而
賦顯蒼蒼書傳陸雲補凌儀令稱為神明去官百姓思之圖畫形像
配食縣社祀曲禮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後漢王丹曰交情
之難未易言也出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
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一忝青雲客三登黃

鶴樓顧慙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
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二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

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齊賢曰史記附青雲之士黃
鶴樓在鄂州劉表送禰衡與

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為章陵守尤善術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
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
鵡洲樊山隸岳州峨眉縣明月峽巴峽巫峽並見前上齊賢曰陶潛詩
悠悠待秋移寥落將賒遲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沈林文昭王
碑蠻夷徵重山萬里
江淹詩淵然萬里遊紗窓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畏

銜山促酒喜得月十賢曰郭璞江賦鄒如地
關詔天開毛詩稱直如髮吳娃與越艷

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

羅衣舞春風齊賢曰劉淵林注吳都賦云吳俗謂好女為娃越
艷越女詩云窈窕淑女古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

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曲曰舞
女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士寶曰楚辭既含
聯方又且笑神女賦含喜微笑曹植洛
神賦披羅衣之璀璨珥瑤碧之華裾賓跪請休息主人情

未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飾齊賢曰荆山作韋之詩也鮑照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
自然可愛士寶曰記曲禮賓跪前席劉琨詩曰不遑休息阮

籍詩娛樂未終極江淹詩
丹青既已過不敢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

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樓

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壁一諾輕黃金謂我

不愧君青鳥問丹心齊賢曰禮書後世有祭戰天子二十四諸
侯十二或施於公門或設於私家也虞卿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曹丘生曰楚人諺得黃金
百斤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明我心士寶曰按馮鑿事始開

百斤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明我心士寶曰按馮鑿事始開

元禮開府郡王帶職事二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戰帶職事二品及下州刺史各十戰帶每副二十條以五色物充焉又張介然入奏稱旨啓曰臣謂二品當給紫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之示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宴問里五七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晉裴楷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牙戟

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

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

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黎景悅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飮食以錢之後隣所失布者証景悅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劫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悅歡喜以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悅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劉向別錄燕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至生黍也韓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晉荀勗久在中書武帝以爲尚書令或賀之公憎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漢書云賈誼謫長沙王太博士賈曰魏劉廙疏曰起煙於寒衣之上唐志自魏及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禁近秉鈞持衡多承寵任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四五嘆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齊賢曰鄒陽傳

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車千秋爲高寢郎會太子爲江充所譖敗父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安一男子書即得之矣左傳曰爲大國之憂戰國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上栖亦明矣長安圖經云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向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史記昂爲雉頭旄頭胡星也士賈曰詩云悠悠旄旌兩山太華首陽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掌開以通河流後漢書竇憲傳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觀之曲楚詞君不行兮夷猶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
仙郎久爲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
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踈復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

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縑于木鳳之口轉轡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湘見前司馬遷白萬死不顧一生莊子云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王贊曰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晉王珣傳曰但問歲終何如鮑照詩逐臣對撫心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齊賢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史公子無忌救趙事見前無忌留趙聞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閒步性從此兩人游甚歡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請公子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皆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

未及卒公子立趨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立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諸侯聞之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齊賢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者言公子有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毛公薛公之力所以能保其身者是收盡心好士之效也此詩太白蓋以公子無忌屬望鄭公而以侯生毛薛自期也多君

重然諾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

虎竹貴且與荷衣樂齊賢曰選詩季布重然諾漢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白曰行云白馬黃金鞍漢文帝與太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離騷云製芟荷以爲衣方集芙蓉以爲裳此山移文焚芟製而裂荷衣士贊曰江表傳孫策曰太史慈氣勇有膽烈貴重然諾一以意氣許知已死亡不相負晉書劉琨傳曰意氣相期如此楚辭荷衣方蕙帶荷衣隱者草服也以喻鄭公忘其勢勿以貴下賤之義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腸斷

朗江猿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桃源縣王贊曰晉呂安服精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阮籍詩娛樂未終極江淹賦行子腸斷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魏文帝詩念君客游思斷腸

江上贈竇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

國二年歸及長風沙

齊賢曰伍子胥事見三卷註楚有章華臺池州鳳以下八十里名長風沙士賢曰

求季布曾朱家事見九卷注

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

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

齊賢曰須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劉伯倫

酒德頌有貴介八公子搢紳處士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為帆謝玄暉詩

溢江淨如練餘霞散成綺士賢曰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巽詩遊

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

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齊賢曰西京賦齊桓女繼棹歌韋昭云棹楫也棹歌

引棹而歌漢武秋風辭發棹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士賢曰晉劉琨傳其意氣相期如此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

猶乘飛鳧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

齊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每月朔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網張之但得雙鳧視之即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拵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

羽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西其夕縣車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洛神賦光潤玉顏士賢曰江淹別賦曰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又曰倘有華陰士服食過仙駕鶴上漢懸鸞登天數游萬里少別千年謝靈運詩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

解父星星行復出謝元暉詩溢江淨如練

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慙麻姑

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

來何事坐交戰

齊賢曰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方平降於蔡經家令人與麻姑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

十七八入拜方平為起立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者陶潛有歸去來辭士賢曰陶潛詩倏如流電驚

胸照詩握君手把杯酒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謝宣遠詩歡餘宴有窮沈約詩白雲隨玉趾青霞結旌旗陶潛詩富貴常交戰道勝無感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踈索何如聽訟時

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弔屈原

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漢發備家至漢陽大別山之東入江湄猶云濱也毛詩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

從鷓鴣為鷓鴣鳥之至者百性而不上投沙客屈原也賈誼為長沙王
太傅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士贊曰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中訟

其二

鷓鴣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
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
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

齊賢曰鷓鴣洲在漢陽渡之上流謝玄暉詩長煙引輕素楚辭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漢口漢入江處在漢陽之東一里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士贊曰古古增操暑性寒來春復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騎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
泉我竄三巴九千里

齊賢曰南史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唐甘州之福祿州之玉門置士贊曰漢書匈奴傳曰胡者天之驕子也張儼默記曰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

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

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

齊賢曰江文通賦曰南陵江淹詩乘鸞向煙霧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紫玉簫安祿山自范陽獻白玉簫管數百士贊曰晉書宋纖傳各可聞而身不可見謝

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欵段諸

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

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

齊賢曰漢有繡衣御史選詩實至下陳榻憂來命綠樽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宛國出善馬漢伐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馬援擊交趾破之封新息侯擊牛饗軍士謂其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嘗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

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南平指太守李之函也徐

庶曰方寸亂矣無益於事士贊曰莊子方寸之地虛矣後漢書孔公

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沈休文昭王愁來飲酒一千石寒灰

碑曰重山萬里曹植詩能不懷苦辛

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山簡鎮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

載歸酪酌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士贇曰魏志劉廙傳魏

諷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曰叔向不坐虎古之制也特

原不問徒署丞相倉曹屬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宜覆族遭乾

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波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

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春頭陀雲月多僧氣山

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莊子暖然似春頭陀雲月多僧氣山

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

兒歌權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却鸚

鵲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比斗數斗數煩惱也王中曾撰頭陀寺碑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權謳唱蕭蕭鳴西都賦掉女謳武帝

秋風解簫鼓鳴芳發掉歌此樓以黃鶴山得名赤壁磯與百人山對

時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士贇曰吳志孫權遣周瑜劉備敗曹操於

赤壁故曰爭雄也張衡東都賦曰七雄並爭

詩云式歌且舞史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

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

齊賢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鄧德明記盧耽廣州

人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

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參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回翔欲下威儀

以箒擲之得一雙覆耽乃驚還就列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

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蘭生谷底人不

鋤雲在高山空卷舒

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無所為衣食營海賦如鱗甲吞龍舟齊江夏王綽著

脩栢賦以見志明帝使人害之江敷嘆曰芳蘭當戶不得鋤其脩

栢之謂乎禮記云山川出雲士贇曰任公子釣魚事見一卷選詩平

生少年時劉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

漢田蚡傳墨墨不得意魏武帝樂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淮南子曰

盈縮卷舒

與時變化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

齊賢曰朱

稽太守長安廐吏東駟馬車來迎張晏曰大夫乘宮車駕駟馬如今

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士贇曰史司馬相如傳是時印笮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史比南夷天子問相如
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
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索
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
如初入長安題其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也 天門九重

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形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

主收沉淪齊賢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

皇始解頰於一箭形庭以丹漆塗地也士贇曰宋玉招魂云魂兮歸
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注曰天門九重皆使虎豹守
其關鑰宋玉九辯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班固西都
賦玉階彤庭李善注曰漢書昭王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註曰彤
赤色也以彤漆飾庭漢武詔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

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齊賢曰漢

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唐銀臺門與左右掖昇龍門相望
士贇曰大白召見金鑾殿及拱奉翰林事見本集序并前注龍駒

雕盤白玉鞍家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

來請謁為交歡齊賢曰白玉鞍見前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
牀直千金西京雜記鄒陽酒賦綃綺為席璩為

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南史劉穆之為丹陽尹令厨人以金伴貯櫃
御一斛送妻之兄弟漢陸賈見陳平曰吾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司
馬相如諭告巴蜀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一朝謝病遊江

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

日改愛君山岳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齊賢曰陸機

昵交密友亦不半在褚伯玉年十八父為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
出唐書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士贇曰劉楨答文帝書曰發彩疇昔之外 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

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齊賢曰謝靈運嘗於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為工常云此詩有神助謝
靈運有登臨海嶠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
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大山羊璿以文章
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謂之四友士贇曰臨海郡各羊羊璿何何長瑜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
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

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清簡東平鄆州也九域志南平郡為
兪州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耐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太
白自注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致武陵古樂府四十專城居桃源縣在
鼎州秦人避難居此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王贊曰吳孫楚傳北風
之思感其素心古
詩不如飲美酒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
納塔前虎士羅干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
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諸皇君能禮此
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齊賢曰漢侍御史綉衣直指持斧
捕盜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輿
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纁注今之襪為展箭鐵柱卷執法者
御史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
御史簪筆以奏不法魏都賦抗於威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謂
使干將鏐錐作劍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遂以成劍陽曰
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鏐錐而作漫理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

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四皓事見前謝靈運詩調笑輒酬答鼎錯策曰
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王贊曰張蒼傳秦時
為御史大夫主柱下方書荀悅申鑒人主怒如秋霜詩公徒三萬箋
云大國三軍合二萬七千五百人白虎通曰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
常伐無道唐太宗問魏證曰此來朝臣何故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
采納必有言者書虎賁二百人注曰勇士稱也若虎賁戰言其益也
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梁蕭統
四皓贊儲皇不安我德是顯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

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魏武樂府曰月明星
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王贊曰魏文帝樂府曰薄暮苦飢
古豐歌詞曰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
腸中常苦飢

去日相思

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瓊枝
西流沙濱世說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
物易鳴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禮記鳴鳩拂其羽王贊曰江淹詩
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又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
儀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鳴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討復之美書懷

示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

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窟荒谷

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鑾殿使待詔翰林嘗二欲命白官為高

逐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光武女可

同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

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

宮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國寶符冊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
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逐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
釋是也易曰雲雷屯又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初上皇幸蜀至扶風
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某等願
率父子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
之又諭太子曰勉之西北諸胡吾禮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入蜀
太子自奉天北上陳倉杜鴻漸說太子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
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
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
呼俶為兄手寅至長安城西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
為後軍癸卯大軍入兩京留長安三月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
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裝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賊嶺北即子
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
餘矢賊驚顛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庚申慶
緒走河北至成慶平王入東京士贊曰屯蒙之義即易注始於冥時
及時莫若蒙之義蓋太白遭貶時之義焉雪釋故取義云晉郭靖
字元瑜敦煌人張天錫徵之靖指翔鴻不使曰此鳥也安可籠哉乃
深逃絕亦齊劉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已籠之鳥耳晉王導曰尅復神
州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後漢鄧禹說光武曰方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
陸機辨亡論羣雄蜂蟻義兵四海後漢馮衍傳皇帝席卷天下蔡邕辭
曰掃六合之蟻憑清宇宙之叱咤開帝業平成天地功大
塵埃終軍傳曰六合同風

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

通鑑十一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位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

慕

力帝蓬萊也

贈張相鎬二首

時逃難在宿松山作後一首亦作晉載重寄張相公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

齊書曰李斯扶正神器四海懼心神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井南上盜賊為害楚辭舉長矢射天狼紫宸天帝所居春秋命曆序曰日出扶桑駕六龍以上下晉書慕容德載記論曰齊有全齊竊弄神器慕容恪載記贊曰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班彪王命論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向曰神器帝位也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然養浩氣歛起持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合鬼神佐

漢解鴻門生唐為後身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賈誼賦曰大鈞播物映北無垠詩曰誰秉國鈞傳燈錄慧可大師將欲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漢書沛公入關秦王子嬰降秦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遂夜馳見張良欲與俱亡良乃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婚姻令其言沛公不敢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驅之

鴻門見謝項羽得解歸張錫字從周博州人好伯王大略揚國忠執
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錫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入
蜀錫徒步屨從俄遣詣肅宗所論事尋拜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
統淮南諸軍事帝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汀州蓋喻錫為子房
後身也尚書左丞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揚輝報孫會宗書曰輝家方
隆盛時東朱輪者十人毛詩伐鼓淵淵士實曰司馬相如封禪書肇
自顯亨生民晉書王尊傳論曰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
竟剪吞沙之寇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班固固陋邪山祝文曰杖節
擁旄征人伐鼓震義詩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虎將如雷霆

摠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

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

馮異獻赤伏鄧生務來臻庶同昆陽舉再覩漢儀新

醜虜安足紀可貽懼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入幕珍

之選詩譬海出明珠晉書郭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光武在長安時同
舍生疆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誅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
際火為主遂於是即位馮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光武曰我昨夜
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
動悸大王謹重之性耳異遂議上尊號無赤伏符事疑誤鄧禹傳光
武初安集河北禹杖節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懼後漢書王莽
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會者四十二萬人諸將見兵盛皆反走
入昆陽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
城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目十萬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如
雨光武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
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
大敵勇可惟也光武復進尋邑却光武與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自
將萬餘迎戰陳亂漢兵乘之遂殺王尋城中鼓譟而出震呼動天地
莽兵大潰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修宮府光武置僚
屬作文移一如舊章二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子實曰詩云仍執醜虜晉書桓溫傳論曰何
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廣者也晉 昔為管將鮑中奔吳隔
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
陳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
倫

齊賢曰劉越石詩棄置勿重陳太白自注時在宿松山宿松縣
詩舒州同安縣士贊曰鮑照詩投軀報明主晉天文志百代不

易之道也尚書陸乃四鄰易雲從龍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班固
答賓戲曰皆躡風雲之會後漢馬武傳論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班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亞夫
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大塊
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合歸老漢江濱齊賢曰漢
劇孟傳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載記王猛
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
溫入關猛被渴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
而異之鮑照野鶴賦對鍾鼓之悲辛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未玉
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自漢中以
下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皆曰漢江士贊曰漢周亞夫傳曰諸侯聞
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漢書陳廣陳受曰今仕宦至二千石官如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年篤老皆許之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
苦戰竟不侯富年頗惆悵齊賢曰唐宗室世系表帝顯項生
大業大業生女章女華生身陶為

堯大理生益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紂時理微以直
道不容得罪而死其妻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
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大夫家子若縣生彤德彤生
孫頌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為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
氏女嬰教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汭為秦
將軍生曇趙相人侯生四子崇辨昭幾崇為隴西房璣為趙郡房崇
生瑤瑤生信信生超超生仲翔翔生尚成紀令因居成紀尚生廣二
子長曰當戶生陵次曰散生禹其後李弁為前涼張駿天水太守太
守生和和生嵩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太白興聖皇帝九世
孫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隨還客巴西因家焉是生白自既
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
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
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召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
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
篇賜食親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王亮謂姚襄曰公英名蓋世謝靈
運詩託身青雲上望氣王朔與李廣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積
以不侯也上贊曰漢叔孫通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荀子曰功積
如天地唐房玄齡曰秦王功蓋宇宙史太史公曰聞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又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
於青雲之上楚辭
曰惆悵兮私自憐

孫百代神猶王齊賢曰寰宇記肅州音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
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東爾雅曰北戴斗極為

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列遺厥

要曰秋風曰金風詩云貽厥孫謀書云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後漢楊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貴之不亦厚乎晉陸雲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

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州書曰十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二十成文章歷抵公卿漢高祖降準而龍顏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言供奉翰林也海賦蹭蹬窮波注云失勢貌言高力士敵貴妃阻抑之也王贊曰班固漢志新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漢楊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其弘麗溫雅楊雄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左太冲詩作賦擬相如魏志曹爽傳世蒙殊寵夏侯尚傳各受殊寵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

相像照白紵舞歌辭曰桂宮宿寢擬天居又詩曰層閣肅天居

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朝市石勒

窺神州劉聰劫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劉元海年與劉粲率騎三萬會劉曜王彌寇洛陽陷之帝出華林園門曜等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勸歸功於彌曜遂始屯許昌帝蒙塵於平陽士贊曰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大元始何外無反正江左又賦北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必后不綱胡塵

撫劍夜吟嘯雄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心日十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六合灑霖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一杯水自笑何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雨萬物無彫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漢書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區區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劍從之又楚子曰

又楚元王傳肯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貌徐康書曰雖有區區之隱亦已跡矣 因久恥成事貴欲

決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為留之

滄海隅齊賢曰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左太冲詩夢想騁良圖抱朴子安期留事見二卷尚書不冒海隅士齊賢曰魏志周訪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

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周命何功

之有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齊賢曰樂府猛虎行古詞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陸士衡亦有猛虎行見三卷註郭璞詩云借問此誰何云是

鬼谷子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

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州縣有清溪鎮士賢曰楚辭云猿啾啾兮

枕夜鳴

繫尋陽上崔相渙二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

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秦為反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射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隨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

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齊賢曰史記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食客文武備者

二十一人偕得十九人毛遂前贊願備員遂定從而歸甘茂曰曾參與費善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告

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士賢曰按此一首詩乃是

全案括葛洪西京雜記一段之語今錄于下曰漢杜陵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程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胡已娶而失禮妻必死不可妻也胡家曰今之胡胡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父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母見以疑

野人半隊墮井而死客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多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而未曾者亦為璞月旦之為規車之輪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况其遭誣耳漢鄒陽傳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史虞卿立談白璧一雙

其二

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裏相隨去不是襄

王傾國人

齊賢曰襄陽者舊傳赤帝之女瑶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又楚襄王神女事見二卷漢李延

年曰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

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齊賢曰郭璞詩京華夢俠窟賈誼事見前今長沙有賈誼井尚存王質曰巴

末卷八首恐非太白之作吾故厘置卷末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